

年轻时候,对生活的需求,比较简单。父母在五原路上的旧宅,有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。那是我难以忘怀的空间。人生许多奇妙的幻想,在那个狭窄的居室内酝酿、发酵。

那幢西式洋房,属于华山医院,早年,它有另外的名称,叫红十字医院。小楼上下,住的都是华山医院的员工。底层,记得住了神经科的一位医生,他是沪上名作家秦瘦鸥的儿子。有模糊的记忆:我见过秦老先生,是他来儿子家玩的时候。我们上楼梯,要从秦家门口过。老先生端坐在藤椅上,安静儒雅。

我们住在三楼。西式洋房标准的形状,斜顶,二层或三层的结构。顶层受斜顶的挤压,南北两面的墙,矮了许多。我们居住的三楼,北面,是厨房和卫生间;靠西面,还有一间小屋,长约三米,宽不到两米,原先,估计是储藏室的设计。恢复高考那一年,我从崇明农场回到上海市区,平时住校,周末到父母家,那间小屋,成为我的乐园。

小屋呈梯形。北面的墙,站不直身子,贴墙放一张单人床,躺下是无碍的。梯形的底面积,不到六平方米,被单人床占据过半,剩余的,除了细长的过道,就是西面窗前位置,能放下小木桌和一把椅子。我的快乐,正是在桌面上展开。

那时候,我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学生。1978年秋冬季,我们在长宁区的中学实习,晚上不去学校,就回到了五原路。一部小说在心里酝酿甚久,有这么合适的时机,自然地喷涌而出。那时不满三十

我最小的妹妹对我说,阿哥,我们家的场地上,每晚都有人来,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小妹说话时带着自豪的神情,我是明白的。我对小妹说,入秋了,晚上风凉了,乡亲乡邻在一起说说庄稼、蔬菜,蛮好的。

其实,我一直知道场地上的事情。在我看来,这样做看上去是聚拢了一群邻居,本质是凝结了一片大爱。老母亲喜欢有人来,这是天下老人统一的想法,还是母亲特有的习惯呢?吃过晚饭,母亲就开始在场地上东望望,西看看。小妹的解释很合理:每个年纪段有每个年纪段做的事情。母亲这样的想法,应该得到理解并尊重,我们的内心也盼大家来。

我非常清楚入秋后的天气情况,

今年九月,新民晚报迎来了第96个生日。创刊于1929年的《新民报》(《新民晚报》前身),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停刊复刊,但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,印象最深刻的是复刊于1982年1月1日的《新民晚报》,秉承赵超构先生提出的:宣传政策、传播知识、移风易俗、丰富生活的十六字办报方针,迅速俘获了广大读者的芳心。

记得当时上海流行的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头语:“新民夜报,夜饭吃饱。”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表述登大雅之堂,但窃以为这是老百姓对心目中的报纸最好的评价。晚报开启了我们阅读习惯的定时器。《新民晚报》的投递时间为下午三四点,当时上海双职工家庭偏多,下班回家先要买汰烧,等吃好夜饭,才有空看报。久而久之,夜饭吃饱看晚报成了我们读报的好习惯。这句话也凸显了两个文明的需求。上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物资相对匮乏,所以夜饭吃饱是头等大事,吃饱夜饭后,晚报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精神食粮。另外,晚报也体现了老百姓心目中报纸应有的模样,具备了夜饭吃饱、去管闲事的勇气和担当。大到国家大事,小到家长里短,不管是政府关注的热点,还是百姓关心的痛点,都成为新闻的切入点。

对于“夜饭吃饱”看的《新民晚报》,我们这些老读者不仅是一直喜欢的,更是一直期待的!

一间小屋

孙颢

岁,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,吃过晚餐,关起小屋的门,安静狭小的空间,由我独享。小木桌上,摊开五百格的作文纸,是从文具店买来的,方格很小,纸质也差,用力书写,说不定就捅破了。我很满意,以前,只是在学生练习本上涂抹,摊开了方格纸,感觉是正式写作的模样。从晚饭之后到疲倦地倒头睡觉,一次写作的时长,有五小时之多。不敢写到后半夜,因为第二天还得去学校,既然是实习教师,总得保持精神饱满的样子。

我的第一部书稿,加上文字润饰,如此这般,一个月完稿,十多万字的体量,一年以后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收尾,记得是十一月初,冬天刚刚开始,那部小说的名字,正是《冬》。

回到描述小屋。那间屋子,最令人难以忘怀的,是西墙的窗户,也是那屋子唯一的窗户。窗户呈圆形,直径约五十厘米的圆,有点像轮船上的窗子。将玻璃窗推开,新鲜的空气,浩浩荡荡灌进了屋子。下午,西晒的太阳会有点刺眼。不过,我是夜间在此写作,圆窗的外面,是蔚蓝的星空和弯弯的月牙。遇到风雨之夜,只需紧闭窗子,风声雨声统统屏蔽,只看到哗哗的水流,在圆形的玻璃上欢腾。我埋头在纸页上书写,思考的时候,抬头看向窗外,无论是满天星斗,还是秋雨淅沥,都让我欣喜,增添了绵绵不绝的文思。

在文字的世界里,我构筑对人生的认识,美好的,丑陋的。多年以后,我读到维特根斯坦的著作,一个金句,如醍醐灌顶,“语言即世界”。对于写作者,体会尤其深刻。

以自然为师

高明昌

向晚温度骤然下降,有时还有微风吹来。小妹说,我们家地理位置好,兄妹三家三幢楼,场地是打通的,没有一块砖头叠起,从东到西一百多米。这个地方,风是流动的,气是流通的。有点风吹来,再热也是爽气的,再说大家心里有个共同的想法:我们陪陪高明昌的老母亲说说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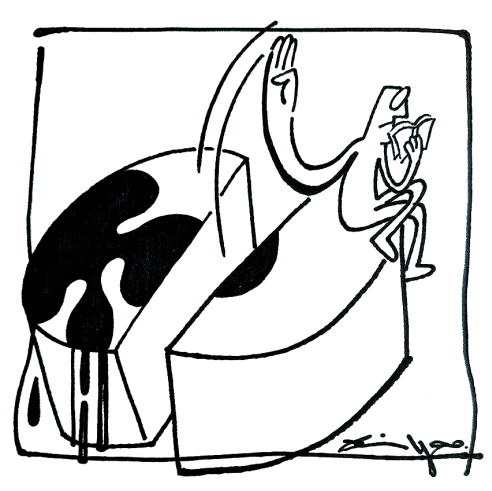
这份情谊宝贵而又沉重。我问过小妹,小妹说即使是最热的夏天,乡亲们也是来的,有的手里拖着两根芦粟,有的拿着一只菜瓜来,有的拿着一把蔬菜来。大家一到场地,

晨间一场雨,秋气飒然爽。来到北外滩滨江,阵阵幽香随江风飘来,那是一片菊花热情奔放,让人心醉。

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,花中四君子之一。菊花不仅馨香优雅,还有美好寓意,在古神话传说中,也被赋予吉祥、长寿的含义。金秋时节,正是菊花开得最旺盛、最丰盈、最鲜亮的季节。我爱菊,是因它虽娇小,但高洁、坚韧、生而不择环境,默默生长和顽强生命力的缘故。对于菊,历来有咏菊诗、吟菊联、庆菊节、品菊肴、看菊俗等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以菊为邻,不仅常以到山野赏菊、观菊为乐,还在房前屋后遍栽菊花。爱菊之深的他,在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后豁然开朗,在宁静淡泊中尽享诗意图生。民间有“无菊不成节”之说,那时农村生活虽贫苦,但每逢中秋重阳,一家人总会欢聚一堂。菊是秋之使者、秋之色彩,在这美好的季节,一起细品菊之幽香,享受悠然的时光,体会生活的美满和快乐安康吧。

病房里很安静,散发着淡淡的消毒水味。阳光透过窗户,落在平卧着的恩师高醒华老师脸上。老先生97岁高龄了,是新浙派古琴音乐巨匠徐元白先生的入门弟子、西湖琴社顾问。此时,插着鼻管的老人正微闭双目,古铜色的脸上溢着安宁。

“高老师,我今天给您带来了好消息,我们的‘01工程’完工了。”听到我的声音,老人慢慢地将脸侧向我,努力地睁开了一只眼睛。“01工程”,是我与高老师之间的约定。与“01工程”的结缘,始于指尖与丝弦的相逢。2018年仲夏,我初触古琴,学着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遇烂人及时止损,遇烂事及时抽身!

很多年以前,年过而立的我重拾文学梦。写稿投稿过后,也会叨扰编辑老师,给他们打打电话。有一次,跟一位资深女编辑通话,聊完稿子,她开始大力夸奖她的才子同事。当时给我的感觉是,要不是知道

才华之美

孔曦

我已结婚生女,她定会给我牵线。接下来,热心的我,也谋划着向家有千金的朋友们推荐这位才子,尽管我尚未见过他。

终于发现一个也爱好文学的中年男士友人,他的独生女名校毕业,会弹奏乐器,长得应该也不差(我猜的)。我复述那位女编辑对才子的褒扬,并强调:“小伙子很有才!”文学中年男略略沉吟,问:“‘贝字旁’的财有吗?”

那份蹄膀,我终是没吃成。多少年过去,才子成了著名作家兼书法家,他的儿子也已大学毕业。“贝字旁”的“财”,想来已积累了不少。

如今,无有“贝字旁”的“才”,虽不如三十年前那般吃香,一旦被冠以“才子”“才女”的美名,当事者还是会窃喜一番的。

才华之美,不仅繁荣了诗词歌赋,辉煌了音乐绘画,俗世生活的美好,也离不开各自行业的才具超群者。耕田造屋,打铁撑船,缝衣制鞋……每一行都有领军人物,华佗、鲁班、黄道婆、牛頓、瓦特、爱迪生、莱特兄弟、居里夫人……几千年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,正是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人赓续绵延的。

汉语中,与“才”沾边的词语多是褒义,如“天才、高才、英才、将才,才华横溢、才气过人、才貌双全、爱才心切”。偶尔也有贬义词,比如“奴才、蠢才”。窃以为,跟在“蠢”字后面的“才”,应是“倖”或

古往今来,有无数诗篇赞美江南的四季。从“春水碧于天”到“莲叶何田田”,从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到“可怜冬景似春华”,不胜枚举。甚至有人分析,“江南自古多才子”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四季分明,给诗人提供了足够多的伤春悲秋的机会。久居江南三十年,我常常想,这些文人墨客大概从不做家务。所以,他们才有闲情逸致欣赏窗外的草木荣枯,却无视季节更迭背后那巨大的劳动量。

我厌恶换季,最讨厌的就是整理衣柜。整理工作的难点之一是收纳。我始终没弄清衣柜的合理分区。秋风萧瑟之时,我决定挂起羽绒服和厚外套,分开毛衣和裤子,连衣裙单独成列……但不到三天,这里又会变成一团球状。时间越久,就像越缠越乱的风筝线。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着手理清这一团乱麻,又碰到了第二个困难——选择。

我的衣柜里有这样一批衣服,占比不在少数。它们在换季之时被展开、被折叠、被收纳、被转移,但却从未被穿上。它们看上去质量不错,材料极新,可能来源于心血来潮的线下购买,或者害怕麻烦不愿退货的网购。它们待在方寸之间,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,就像通讯录里熟悉的陌生人。扔,也许之后会穿呢?留,真的还会穿吗?此时,我羡慕家属,春夏秋冬,他从头到脚只有三套行头。等某一套洗破洗烂,才会拿出第四套。他的衣柜无需整理,他也无需选择。而我,看似有很多选择,到头来,常穿的也就是三套。其余,要么埋葬在一团乱麻中,要么就永不见天日。

罢了,那就扔吧。但是,扔哪些呢?我挑挑拣拣,五颜六色的衣服铺满地。我犹如一座孤岛,被困于一片旧衣的海洋。我打开手机,下旧衣回收。我将散落的衣服打包,外套包裙子,裙子包T恤,T恤包背心。整整五个包裹,由大到小摆在门口,等待快递员上门。

我重新打开衣柜,毛衣层层叠叠,羽绒服高高挂起,看上去就格外暖和。另一侧衣柜是收起来的春夏服装。衣服好像少了点,又好像没少。我躺在床上四仰八叉,感叹整理收纳实属辛苦。我幻想着,有钱以后可以请人上门收纳,但断舍离还需自己甄别;又或者,买个房子,就可以拥有巨大的衣柜,但衣柜再大也是有限的。哎,还是不要换季吧!如果能够一直生活在热带就好了。

我想起一位东南亚的同学。来上海的第一年,天气刚刚转凉,她冲进商场,购置了一件超厚超长的户外羽绒服。冷雨寒风中,我与她并肩走在嘈杂的金沙江路上。她拎着包装袋喜气洋洋,感叹道:“终于有机会穿羽绒服了!”我转头,睁大眼睛,那大概是我的单眼皮所能抵达的最大面积。

我从床上起身,拿起手机,给她拍了满是秋冬服装的衣柜。很快,她发回一张热带街景。烈日下,短袖、热裤、人字拖的女郎们手持冰咖正在漫步。那句“好想一直过夏天!”还未发出,屏幕上,尽是羡慕的星星眼——“好想穿好看的毛衣啊!”

我笑了。好像,这衣柜,顺眼多了。

“材”的错写。有才者,即便一时“譬若锥之处囊中,其末立见”,只要被放在合适的位置,迟早会崭露头角。“才”字成就人,亦损毁人。才高八斗,举世称羨;恃才傲物,招人嫉恨。若才高又兼具显赫家世,却不能登顶最高处,又不会韬光养晦,那份才,很可能成为催命符,比如曹植、孔融和杨修。

一个人的才华,好比孔雀的翎毛,又好比被勘明的矿藏,一旦被发现,再想藏起来,就难了。

才华和工作岗位之间的关系,有点像旧时的包办

江风吹来菊花香

郭树清

菊花是中国十大名花之一,花中四君子之一。菊花不仅馨香优雅,还有美好寓意,在古神话传说中,也被赋予吉祥、长寿的含义。金秋时节,正是菊花开得最旺盛、最丰盈、最鲜亮的季节。我爱菊,是因它虽娇小,但高洁、坚韧、生而不择环境,默默生长和顽强生命力的缘故。对于菊,历来有咏菊诗、吟菊联、庆菊节、品菊肴、看菊俗等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以菊为邻,不仅常以到山野赏菊、观菊为乐,还在房前屋后遍栽菊花。爱菊之深的他,在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后豁然开朗,在宁静淡泊中尽享诗意图生。民间有“无菊不成节”之说,那时农村生活虽贫苦,但每逢中秋重阳,一家人总会欢聚一堂。菊是秋之使者、秋之色彩,在这美好的季节,一起细品菊之幽香,享受悠然的时光,体会生活的美满和快乐安康吧。

学着,发现七弦间流淌的不仅是宫商角徵羽,更是被时光封存的江湖。每当《良宵引》《阳关三叠》《普庵咒》《梅花三弄》等冷冷琴音在书房响起,那些湮灭在历史尘埃中的琴人身影,犹如泛音次第浮现。左琴右书,抚琴的同时,我开始用文字勾勒他们的轮廓。不知不觉中,我完成了一本写“琴”的专著《与琴》。当我将文章发给老先生看,高老师说:“文学与琴学结合,前程远大,君之创作,别开生面。”

后来的一天,高老跟我提出一个超出我能力的设想:写他的古琴老师、新浙派古琴的开创者徐元白先生。我只接触了一点点古琴艺术之皮毛,自觉没有足

够的底气和能量来写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。可高老对我寄予如此厚望,既令我感到使命光荣,又因信心不足,感到无所适从,一时陷入焦虑。我平日的教研工作事务繁忙,对“01工程”茫

“01工程”

孟红娟

然不知如何下手。而已94岁高龄老先生的行动,恰似琴学传承中特有的“口传心授”。他克服视力不清、行动不便的障碍,帮我收集了部分资料。当老先生颤巍巍地打开《徐氏双杰》,指着书中人物的照片和书画、诗文作

品时,我突然读懂了老先生的情怀。他的神态,让我仿佛看见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,文人抱琴如抱剑的凛然。去年暑假,在高老的信任 and 不断鼓励下,我抱着挑战自我的决心,开始了一场艰难的“馬拉松”式的创作。

为助力这场长跑,我广泛收集资料。除高老给我的《勾山里琴缘》《徐氏双杰》和跟琴有关的几本杂志,又从西湖琴社得来《徐元白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册》《浙派古琴遗韵》等册子。同时大量网购跟琴有关的书籍,其中包括斫琴专著、《今虞琴刊》《春草堂琴谱》《与古斋琴谱》等繁体字编写的琴刊、琴谱等。为获取和考证写作细节,

我专程到山城重庆、台州椒江、苏州天平山,循徐元白当年的足迹,流连于重庆歌乐山、海门老街、临海古长城,驻足于白云古刹和范仲淹纪念馆。还寻访了杭州“半角山房”、汪庄旧址,踏足西泠印社,登临吴山广场……这些,都是琴学掌握路上必经的“吟猿”。

剑胆琴心诚可语。当我在电脑上打下最后一枚句点时,见窗外的泡桐树上栖着一群雀鸟,它们婉转的鸣和我此时的心一起同频和鸣;案边的古琴桌上,还落着一夜未拭的沉香烟痕。一年来,恍若琴曲终了时震颤的余音,将我与我古琴艺术巨匠徐元白先生的缘,谱写成了一阕跌宕的弦歌。

「夜饭吃饱」看的晚报

周黎明



雅玩